

新人文丛书

NEW HUMANITIES SERIES

主 编 ● 王晓纯 吴晚云

赵晓辉
著

清镜幽匣集

光明日报出版社

NEW HUMANITIES SERIES

新人文丛书

主 编 ● 王晓纯 吴晚云

赵晓辉
著

清镜幽匣集

光明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清镜幽匣集 / 赵晓辉著. —北京: 光明日报出版社,
2016.6

ISBN 978-7-5194-1084-1

I. ①清… II. ①赵…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
国—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139759号

清镜幽匣集

著 者: 赵晓辉

责任编辑: 王 娟

责任校对: 傅泉泽

封面设计: 糖晶书装

责任印制: 曹 诤

出版发行: 光明日报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珠市口东大街5号, 100062

电 话: 010-67078231(咨询), 67078870(发行), 67019571(邮购)

传 真: 010-67078227, 67078255

网 址: <http://book.gmw.cn>

E-mail: gmchs@gmw.cn wj_gm2013@163.com

法律顾问: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龚柳方律师

印 刷: 北京世汉凌云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北京世汉凌云印刷有限公司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开 本: 710*1000 1/16

字 数: 240千字

印 张: 20.5

版 次: 2016年8月第1版

印 次: 2016年8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94-1084-1

定 价: 42.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新人文丛书编辑委员会

主 编	王晓纯	吴晚云
副主编	罗学科	史仲文（执行）
	张加才	郭 涛

特邀编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马立诚	尤西林	王向远	王清淮	王鲁湘
刘丽华	安乐哲	吴祚来	张 柠	李雪涛
汪民安	邵 建	陈晓明	单 纯	金惠敏
赵 强	骆 爽	夏可君	敬文东	谢 刚
谢 泳	黑 马	熊培云	戴隆斌	

编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文革	王鸿博	王景中	王德岩	刘夕海
刘永祥	孙德辉	曲 辉	张 轶	张卫平
张常年	李志强	邹建成	周 洪	屈铁军
赵玉琦	赵姝明	赵晓辉	秦志勇	袁本文
铁 军	鞠洪深			

【总序】

新人文：在思想与行动之间

王晓纯

“人文”一词，用法不一：古人将之与“天文”对举，今人把它与“科学”并列；它还常用来概称一种无论西方还是东方都存在的、崇扬人性与人道的主义或精神。

“人文”与“天文”对举，最早出现于《周易》。《周易·贲卦》彖辞中，有“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之语。根据后人的解释，“文者，象也”，即呈露的形象、现象。于人而言，包括人世间的事态、状况，并可以引申到个人气象与社会风貌。值得注意的是，文中强调：“文明以止，人文也”。文明总是与人文密不可分。人而文之，方谓之文明。在中国传统中，“人文”主要指人类社会的礼乐教化及其典章制度和道德观念。而文明在其本质上，乃是人类对“人之为人”在思想上的自觉和这种自觉在实践中的表现。

“人文”与“科学”并列，与西方近代分科之学的出现与发展有关。伴随科学与技术的勃兴和迅猛发展，人类社会传统的文化格局发生了重大改变，尤其通过科学与工业革命不断推波助澜，甚至形成了科学与人文所

谓“两种文化”之间的分裂。

“人文”作为一种精神或主义，泛指从古到今东西方都出现过的强调人的地位和价值、关注人的精神和道德、重视人的权利和自由、追求人的旨趣和理想的一般主张。

当代中国思想者的研究视域从来没有离开对中国社会的人文关注。如今，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重要的转型时期。新时期呼唤新人文，也不断催生着新人文。

新人文是一种新愿景。现代社会使人在工具理性和技术统治面前常感无力，物质的丰富与精神的幸福之间往往失衡。新人文将目光聚焦人本身，重塑价值理性，高扬人性的尊严，唤起内心的力量，促进个性的自由发展，让梦想不再贫乏，让精神充满希望。

新人文是一种方法论。唯人主义和唯科学主义是现代性的基本组成部分，但两者的分隔也有渐行渐远之势。新人文试图重新发现科学与人文的内在融通，增进科学与人文的互补互用，让科学更加昌明，让人文之光更加夺目。

新人文是一种行动哲学。继往圣、开来学不是思想者的唯一目标，在理想与现实之间需要架设坚实的桥梁。新人文力图夯实人文基础，作为社会的良知而发出社会公正和正义的呼声，着力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养和精神境界，让思想冲破桎梏，用行动构筑未来。

鉴于以上种种，我们特地编辑了这套《新人文》丛书，奉献给关心当代中国现代化进程和新人文建设的广大读者。

2012.10.19

目录

第一辑 旧时月色

绣帷往事织锦篇	002
絮乱丝繁天亦迷	011
幽独花影入横幅	024
梦为远别啼难唤	031
冷熏沁骨悲乡远	037
人间山水有心期	042
谁会伤春无限意	050
登临我亦悲秋者	056

第二辑 风物相思

衣上酒痕诗里字	064
一点词心属少游	067
冬衣初染远山青	072
文章信美知何用	075
红衣绿叶共低昂	077
红萼无言耿相忆	080
人间离别易多时	083
谁教岁岁红莲夜	085

目录

断红一任风吹起	087
如斯才貌如斯苦	090
人间总被思量误	094
对面似怜人瘦损	097

第三辑 清镜幽匣

灵府超然物外轻	102
死生往复还双美	105
泪眼问花花不语	109
谁谓无生真可学	112
登此几人忘百忧	115
一片花飞减却春	121
晚节渐于诗律细	124
清凉堪老镜中鸾	127
凉馆闻弦惊病客	131
茶烟轻飏落花风	135

第四辑 真珠密字

锦鳞绣羽暗伤怀	138
一春梦雨常飘瓦	143
终古垂杨有暮鸦	146
我是梦中传彩笔	151
真珠密字芙蓉篇	154
若是晓珠明又定	159

十八年来堕世间	162
空携破镜望红尘	165
人间清景重西湖	169
九年面壁成空相	172

第五辑 剪灯心事

红楼隔雨相望冷	178
昨天的木芙蓉之歌	181
几夜瘴花开木棉	187
灵犀	190
鼯鼠生涯	194
春色惊心又一年	197
殢人娇	201
诗与往事的清明	208

第六辑 光影流年

《黄金时代》：与民国文艺女神之相遇	212
商业与艺术之共赢	215
人性与律法之间	220
国外“剩女”类影视剧解读	222
台湾电影的黑道情结与青春记忆	228
童话式恐怖电影的不同诠释	233
电影美食烹出人间悲喜	239
国外梦境电影摭谈	245

科幻电影中的时间机器与时空旅行	251
《爱丽丝梦游奇境》：跨时空的灵感源泉	257
审视危机时代的金融电影	263

第七辑 伫闻清议

文学的真诚最高贵——评《牙齿是检验真理的第二标准》	270
在伤口之上重建语言的故乡——评诗集《骆驼羔一样的眼睛》	275
身体如何沦陷？——评《帝国闺宦简史》	284
春风化雨，清音独远——评《儿童教育哲思哲语》	288
躲进岁月幽独的阴翳里——评诗集《画梦录》	291
早霜中的鸟足堇——评《异教徒的女儿》	295
成长的蜕变之痛——评《假装我已离开》	299
铄古铸今论——与诗人陈家坪的对话	304

后记	315
----	-----

第一辑

旧时月色

绣帷往事织锦篇

周邦彦是两宋词史上结北开南的大家。诚如诸多词评家所论的那样，他的词浑厚和雅，构思缜密，章法谨严，长于勾勒之法，以人工思力见胜。如果细读，几乎每首清真词，都是一幅深婉密丽的织锦，闪耀着绮罗锦绣的光泽。词人妙解音律，对于词这种抒情体式之分寸节度的控制，几乎可谓深契微芒矣。此外，一部《清真词》，词意富赡，词采鲜妍，充满细节之美，真令人叹服。

让我们掠过词人亡灵陈迹的展示，以及烦琐考证的文字，直接进入清真词本身，此番所要细读的是一首寄调《瑞龙吟》的词。在暮春略带感伤的情绪之下，伴随着抒情灵视的想象，我们假定：这是11世纪末的宋代，故事从北宋都城汴京的一条道路开始，我们即将进入一段往事的古典之旅。

无论从意象、内容还是情感类型来看，曲子词都是一种给人较为程式化、类型化感觉的文体。在词的世界中，原本在诗中相对广漠的世界在迅速缩小，从关塞江湖缩小到庭院廊庑间，缩小到只有春天知晓的琐窗闺阁中。它唤起了一片相思之情，创造了庭院、楼阁、飞絮、细雨、飞花、画桥、流水等轻柔敏感的意象。在这个幽深杳邈的世界中，我们常听到一种

似曾相识的声音，浪漫传奇与哀婉情事在循环往复的世界中代代相传，虽然它们呈现的细节各不相同。一开始词人写道：

章台路。

还见褪粉梅梢，

试花桃树。

愔愔坊曲人家，

定巢燕子，

归来旧处。

在古典世界里，一切似乎都具有轮回往复的稳定性。词一开始就把我们抛入了一个熟悉的情境：章台。这个词如丝线一般闪烁着艳情的质地，它原本不过是西汉京城长安一条繁华富庶的街道，但后来便融铸成浪漫文化的一部分，很自然地令人联想到中唐诗人韩翃与歌妓柳氏的故事，还有那首哀婉的小词：

章台柳，章台柳，往日依依今在否？

纵使长条似旧垂，亦应攀折他人手。

柳氏，曲子词冶艳世界中人们习见的一个名字。而那些柔软轻拂的枝条，正如她的名字一样，象征着生命中的春天，女子柔弱而易被攀折的生命、欢情的易逝以及阅尽人间的别离。一切都在暮春的空气中化为渴求的游丝。

我们追溯回忆的章台之路，画面中隐现出诗人的身影，他的目光凝固在春天的梅枝与桃树之上。这梅花与桃树，是由幽邈细笔勾勒出来的繁复精微的艺术品。空中暗香浮动，霰雪般的花粉从枝头轻轻褪下，仿佛告别的叹息。花粉和女子脂粉难以分辨开来，而委落的脂粉令人想到玉殒香消的感伤情事。

自然中的花朵新旧交替，此开彼败，如同荏苒时光般充满无端之美。

中国古典诗词中，自然之景始终是至为活跃的意象，词人发挥了对人化自然的控制力，由此而使之表现出强烈的人化意向：试花，她仿佛在试验自己初开的花朵，带着一种新鲜可喜的生命感。试花桃树，与下文中词人追念的那个“痴小”女子，这是一种不经意的重笔勾勒，仿佛女子对着镜中不辭的朱颜。

前代词评家，极力赞赏周邦彦词作中逆挽曲折的笔法，这种笔法给词带来了开阖迭宕的活力以及揖让进退的美感，它使词中往昔、现在与未来时空有机连缀在一起。如被晚清词评家陈洵在《海绡说词》中指为逆人之笔的“还见”，它使我们清晰地意识到：在风光冉冉的暮春，有着枝影扶疏的花树，在这样一个容易唤起感伤意绪的情境下，往事与现实在此际会了。这是十分有力的、猝不及防的际会。它蓦然闯入，仿佛在漂流时光中一只逆行而上的、挣扎着想要摆脱羁绊的小舟。

当然了，在“还见”中，这种凝视并不只是双重目光的交叠：词人清晰地意识到这首词是私人情事的公开展示，一出小型戏剧正在上演，想象中读者幽邈的目光亦应在场。回忆展开的速度无比缓慢，好比抽丝剥茧，又好似完成一幅细腻的工笔画。清代词学家周济把周邦彦最擅长的这种词笔形象地称作“层层脱换，笔笔往复”^①。

我们的目光掠过了正散落花粉的、半萎败状态的梅枝，掠过了兀自沉浸在初生喜悦中的桃树枝桠，又追随词人的目光看到了：愔愔坊曲人家，以及归来旧处的燕子。这依然是依靠惯性流转的、似曾相识的景象：“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晏殊《浣溪沙·一曲新词》）唐人孙棣《北里志》中记录过那些深藏在幽深坊陌中的人间春色，以及朝欢暮乐的雨润云温。在所有引人入胜的繁华街衢与感官快乐中，都隐藏着无常与悲伤的暗流。而深陷其中的人们，永远也不会预见未来回忆的痛苦。

而写作这首词的乐趣在于，作者通过书写复现往事之时，已然声言从艺术角度控制了这些予人强烈不安感的往事，并获得了平静和愉的心境。

“愔愔”这个词，从上下文来看，其用字当本于李商隐《燕台诗》：“瑶

^①周济《宋四家词选目录序论》，唐圭璋编《词话丛编》（第二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646页。

琴愔愔藏楚弄”，在诸多笺注者笔下，它被解释为“安静和悦貌”或“幽深貌”，无论何种解释，这个词都暗示了艺术再现的往事与真实经验世界的疏离。

而定巢燕子归来旧处，它传递出春天快要结束的讯息，还揭示出自我与外物的对比：燕子依人而居，巢于梁上，而它对人世的变幻不定竟懵然无觉。燕子尚可一年一度回来定巢，而人却处于恒常的孤独中。道路、花树、坊陌，都是旧时相识，包括燕子。在这不动声色的表象之下，潜藏着情感的洪流。或者说，我们期待作者以更加出色的技巧表现情感。行文至此，我们也注意到在这首词中，构成一个传奇故事的基本情境俱备了：春天，那些幽暗曲折的坊陌，往事屋檐下的燕子，故地重游，循路渐进的追寻。这一切都成为回忆绣帷开启的铺垫和契机。接下来词人写道：

黯凝伫。

因念个人痴小，

乍窥门户。

侵晨浅约宫黄，

障风映袖，

盈盈笑语。

在这织锦般的绣帷上，词人及女子幽约的身影终于出现了，他深陷在黯淡的影子和往事中，仿佛凝固了一般。“黯凝伫”是承上启下之笔，赋予词作清晰的结构感。片刻伫立后，循着词人回忆，我们依约看到了一位料峭春风中衣袖飞动的女子，这是一个年纪尚小、天真烂漫的女子。不仅词人深谙勾勒之法，他笔下女子也长于涂染之术。她薄施脂粉，以黄涂额，这是明媚如春天般的妆容。而这样一个至为明丽的形象，她从未真正出现在读者面前，仅仅依约掩映在遮挡春风的衣袖间。我们惊奇地发现，用于遮蔽的织物再次出现了。

我们不禁为词人高超的艺术控制力发出赞叹。这令人惊讶的织物——一双飞动的衣袖，一方面，它遮盖了窥视的目光，避免了词中出现过于直

露的官能刺激。另一方面，它为词人赢得了历代词评家众口一致的赞誉。在中国传统的诗学观念中，诗词创作不应违忤伦理教化功能，应尽可能地表现温柔敦厚、怨而不怒之感。柳永词就因大量摹写秦楼楚馆间女子的容色才艺、男女情事而被指为轻浮淫褻之徒。这种写法也完全符合沈义父《乐府指迷》中所示的“如说情，不可太露”^①的作词之法。当然，我们也看到，无端吹来的春风在一位擅写幽情蜜意的词人的灵视与想象中，它不会吹拂在山林水泽、清涧幽谷之间，而是裹挟着女子或花树的脂粉，轻轻拂动在她春日的妆容与单薄的袂裾之间。

她乍窥门户，刚刚开始倚门揽客的生涯。这个形象的魅力在于，她尚在痴小的年龄，有着容易快乐的天性，人世风尘尚未沾染她明丽的面容，而她对自己未来的命运茫然无知，这种茫然本身就极具魅力。“乍窥门户”之“窥”字，给人以特别之感，如同卞之琳的诗“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断章》），这是双重的窥视：她站在门口看街，而我们在看她。但这种窥视很快就被一块织物拒斥在外：她用袖子遮住了面容，我们只能听见盈盈笑语。

片刻的疏离感再次出现了，我们又一次感受到了这首词的腾挪变化之美。这个“障风映袖”的动作是预设好了的，是经过词人精心设计的动作。我们明白了，适当的距离感是保持艺术作品再现往事时优雅姿态的必要条件，它使回忆的脚步从容雅健。那是一种缓慢动人、耽溺其中却不欲惊动周遭的动人语调。词的前两叠，是双拽头，接下来进入第三叠，忆旧与伤今完美应和，词人写道：

前度刘郎重到，
访邻寻里，
同时歌舞，
惟有旧家秋娘，
声价如故。

①沈义父《乐府指迷》，唐圭璋编《词话丛编》（第一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80页。

吟笺赋笔，
犹记燕台句。

行文至此，词人终于清晰地出现了，在此之前只是恍若梦游般追寻的影子。在这幅特殊的绣帷之上，他所追寻的女子是风月花丛中一个常见的名字：秋娘。而与此相应地，词人则悄然化身为一个能够唤起类型化经验的人物：刘郎。这固然是词中惯用的语汇，然而却唤起了一段优美情事的联想。换句话说，这次回忆之旅通过人所共知的典故演绎为对前人经历的重现。

唐代诗人刘禹锡曾在《再游玄都观》中写道：“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这个典故又与另外一个典故交互重叠，让我们进入了“林中之路”的恍惚之境。南朝刘义庆《幽明录》中记载了一段传奇的遇合：东汉的刘晨、阮肇入天台山旅行，迷不得返，饥馁殆死之时，忽而绝处逢生，在溪水上奇异地找到水上流杯，杯中有食物可以果腹，度山出溪时，遇到了两位资质绝妙的仙女，他们淹留于此，与两位仙女寻欢作乐，如此达半年之久。我们立刻从中辨认出了艳情的质地，词人也声称：我是那两入仙境的刘郎，生命的历程是又一次循着溪水和芳枝上溯，我的经历不过再现了艳情世界中诸多悲欢离合往事的一幕。而所慕之人，她是声价如故的秋娘。

这次故地重游，不过是一次祭奠和极具仪式感的祀礼。宇文所安云：“古代的祀礼在它们的公有性和重复性中提供了一种形式，通过这种形式，我们能够在我们所爱的亡故者中遇上失去的东西，同样，诗的祀礼把世界中特殊的東西还原为象征和复现的样式，凭借它，我们能够感受到在回忆中认识到的失落的意义。”^①在这首词里，所有细节情境的复现都深具仪式感，而追寻的结果也是宿命般必然落空：词人四下张望，却一无所见。

他想要通过寻访昔日邻里来完成这次祀礼，试图收集她散落人间各处的讯息。而过去风流济楚的容颜，已如花朵般离散消沉。她的身影永远隐匿不见，而她的声名则飘浮于春天的尘埃之上，在词人周围神秘地回响。

^①宇文所安《追忆》，郑学勤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141页。